

国学经典

三侠剑

珍藏版



清张杰鑫著

张杰鑫的《三侠剑》，它的型式和现在的武侠小说最接近。《三侠剑》故事自明清八义、开书，胜英年轻时因金镖误伤八弟秦天豹，与秦家结下梁子。后来，明清八义解散，胜英以保镖为业，其子秦尤发誓替父报仇，勾结太仓三鼠，杀人越货，入皇宫盗走国宝珍珠翡翠八宝万寿灯，栽赃胜英，挑动沿途之上的江湖武林，与官府和胜英作对。由此引出连破二郎山、莲花湖、莲花峪、黄金台、萧玉台、萧凤台、仙霞山、二龙山、九龙岛、太行山、黑水湖、巢湖、澎湖等热闹情节，将剧情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。其中，十龙探海岛十龙捞印、蒋伯斧棍扫萧金台、艾道爷巧打梅花桩，等尤为扣人心弦，也是书中的经典段落。

三俠劍

张木鑫著



珍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侠剑/(清)张杰鑫著. —长春:吉林大学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-7-5601-6840-1

I. ①三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56284 号

书 名: 三侠剑
作 者: (清)张杰鑫
责 任 编 辑: 王世林
责 任 校 对: 王世林
封 面 设 计: 揽胜视觉
出 版 发 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
邮 编: 130021
发行部电话: 0431-88499826
网 址: 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E-mail: jlup@mail.jlu.edu.cn
印 刷: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
开 本: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: 28
字 数: 1000 千字
版 次: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601-6840-1
定 价: 39.8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言

张杰鑫的《三侠剑》，它的型式和现在的武侠小说最接近。

写的是清康熙年间，社会动荡，盗匪横起，商贾行人，屡遭劫掠。以胜英为首的武林豪杰遂在江宁府设立十三省总镖局，以保护商贾行人的安全。他们的行为得到了朝廷的支持，但盗匪却视其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必欲除之而后快。然而几次交手，胜英及镖师们高超的武艺使盗匪们损兵折将，大败亏输。于是他们暗中盘算，派人盗取宫中之宝，诬陷胜英，欲借朝廷之手除去胜英。康熙皇帝明辨是非，对胜英不仅不疑，反而信任有加，并命其缉拿盗贼，追回宝物。胜英遂在众侠协助下，与盗匪展开了一系列智与勇的较量。于是便有了打二郎山、莲花峪、火烧白莲寺、智取九龙山、棍扫萧金台、萧银台、萧玉台、五打莲花湖、收韩秀、擒林士佩、捉九鱼二蟹等惊险热闹场面。

本小说中最主要的一个人物，本来应该是“金镖胜英”，他的“迎门三不过”、“甩头一只”、“鱼鳞紫金刀”，都是“天下扬名”的武器，但他却并不是个可以令人热血沸腾的英雄人物。

他太谨慎，太怕事，而且有点老奸巨滑，他掌门弟子黄三太的性格也一样，比起来，伤在黄三太镖下的山东窦尔墩，就比他们有豪气得多，但窦尔墩后来却偏偏又被黄三太的儿子黄天霸击败了。

胜英、黄三太、黄天霸，本是一脉相承的英雄，但却又偏偏都不是真正的典型英雄人物。

胜英是“剑客”艾莲迟的第四个徒弟，但武功比起他的师兄弟来，却差得很多，非但比不上他的大师兄“镇三山”、辖五岳，赶浪无丝鬼见愁，大头鬼王”夏侯商元，就算跟他的五师弟“飞天玉虎”蒋伯芳、六师弟“海底捞月”叶潜龙比起来，也望尘莫及。

在清末那种社会环境里，根本就不鼓励人们做英雄，老成持重的君子，才是一般人认为应该受到表扬的。武侠小说也和别的小说一样，要受到社会习惯的影响，所以从一本武侠小说中，也不难看出作者当时的时代背景。张杰鑫的这本《三侠剑》，非但结构散漫，人物也太多，并不能算是本成功的小说，因为这本小说，本来就不是有计划的写出来的，而是别人根据人的“说书”笔录的，叫座的说书，应听众和书场老板的要求，欲罢不能，只有漫无限制的延长下去，到后来当然难免会变得尾大不掉，甚至无法收场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(1)
- 第二回 丢钦差失而复见 捉秦尤大闹台湾 (76)
- 第三回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 (136)
- 第四回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 (212)
- 第五回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 (273)
- 第六回 僧道较艺梅花庄 英雄暗探白莲寺 (334)
- 第七回 隐逸楼胜英盗金印 九龙山五子救三侠 (394)

第一回

立松棚英雄大聚会
设镖局统辖十三省

侠义凛古今，威名动鬼神。一心扶赵魏，百战胜嬴秦。为国同坚楚，悠然思度吟。英雄无用处，酒色了残生。

此篇评词，乃侠义之作。由大明起，至崇禎失败，闯王李自成造反，倾国害民，百姓遭了涂炭，二十里之遥，不见人烟，奸淫杀戮，良民苦不可言。惊动总兵吴三桂，在关东盛京，钻刀山，喝血酒，请清兵。九千岁多尔衮，在北京赶走闯王，未登大宝，让与阿哥顺治（阿哥即顺治称谓），更年改月，属为清国。一统华夏十八年，顺治皇帝驾崩，二帝康熙嗣位。紫气东来，有道明君，马上皇帝，君正臣良，父慈子孝。

皆因南七省，逢山藏寇，遇岭窝贼，商贾百姓，遭遇艰难——商家货物银钱不能运转，百姓遭了抢劫。引起一位老英雄侠肝义胆，替天行道，解厄安良，一世不为己，空为他人忙。设立十三省总镖局，恐孤立难成，聘约僧、道二高明，俱是师兄。道者是聋哑仙师铁牌道人诸葛山真，僧者本是千佛山真武顶弼昆長老。各带门人，共立三教会，僧、道、俗三教归一。红花白藕青荷叶，自古三教是一家。外请天下英雄，有神刀将李刚等。镖行设立章程，公平交易，不准欺压客商，商贾之家运输便利。镖局之内，有水牌二方，各路走镖来往日期，以镖牌为凭。倘遇风雨之天，作为误工，往返循规蹈矩，毫无因循弊窦。所以商民人等莫不乐意与之交易，除风雨天气之外，真是时刻不移，可称得上信用昭著。

这一日胜英派三太查看镖牌，走南省的十二路镖，邱成保镇江府的镖（缎行），计算日数，前三日邱成的镖应当回来，时已过了三日，还不见邱成回来。胜爷恐怕邱成在路上出了什么差错，心中很是踌躇不安。诸葛道爷在一旁站起身来，口念无量佛：“善哉，善哉。邱成如果今天不回来，贫道不辞劳瘁，愿去镇江府走一遭。我想小徒邱成秉性刚暴，也许是出了什么差错。”李刚道：“虽然是邱成保镖，然而镖车上的旗号打的是十三省总镖局‘胜’字，想镇江一带谁人不知道我弟兄的名誉？谅绝无人大胆，敢动我弟兄的镖车。”诸葛山真道：“世事无所不有，师弟切莫小看天下之事。小兄计算今日已经误了三日，果然出了差错，也未可知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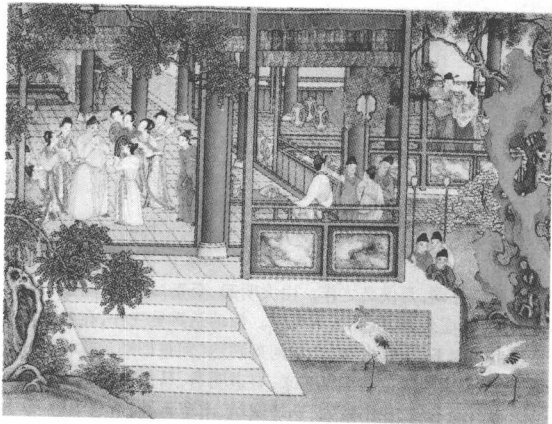
话言未了，邱成从外面进来，面上并无惊恐之色。四老观看邱成光景，大概镖车不至有了差错，遂向邱成问道：“镖车为什么误了三日，使我们放心不下。”邱成说道：“沿路上并无差错，货物交齐领了收据，镖车回来路过镇江府沿，见一老者投河自尽，徒儿我想哪有见死不救之理。于是徒儿遂派趟子手，将那老者从水中救出，徒儿细问根由，老者道，姓范名叫永升，乃是范家庄人氏。徒儿问他有什么急难大事，乃至投河身死呢。那老者道：‘小老儿有一姑娘，许配王家寨王姓王子云为妻。前日将女儿接到家下住了几日，小老儿今日将女儿送回婆家，不想路过前边，该处芦苇深处忽然闯出三十余人，披头散发，锅烟子抹脸，各使刀枪，一齐拥上船来，将小女抢去。也是小老儿自幼学会一点凫水，凫上岸来，一看小女踪影不见。想小老儿，只此一女，依以为生，今被匪人抢去，只剩小老儿孤独一身；且小老儿家无隔宿之粮，从此冻饿在所难免；而且对于亲家那方，无法交代。小老儿细想与其冻饿而死，倒不如投河一死，万事皆休，也可落得个干干净净。壮士将我救上岸来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。但是小老儿找不着小女，终归还是一死，简直壮士是害了小老儿了。并不是小老儿说话不讲情理，人逢急难不可解之时，真是死了还比活着爽快呢。’老者将话说完，两眼流泪，痛哭不止，还要投河一死。徒儿看此情形，想救人哪有不救到底之道理。徒儿遂将那老者拦住，并应允与他寻找姑娘，叫老者上车，将镖车赶到店内，并与他换上一身干衣服，遂同老者四处访查，耽误三日之久。不想距抢人之处，相隔一里之遥，有一座高山，名叫二郎山。此山中有四家匪首，自称江西四霸天，又有大盗飞贼五十余名，俱能日走千门，夜到百户，又有亡命喽兵五百余名。小侄年轻，未敢深入，将范老者用镖车载回镖局。小侄心想，我一个人哪能办得了如此大事。欲要办理此事，我想胜老伯父当然能以胜任。”

胜英听至此处，遂问邱成道：“那老者可曾一同前来？”邱成答道：“那老者现在镖局门外。”胜爷飘髯笑道：“邱成，你还要全始全终嘛。叫三太、香五迎接老者。”胜爷向来爱老怜贫，遇贫寒者登门，急速迎请。工夫不甚大，三太在前，香五在后，将老者请进镖局。邱成引见：“这就是我胜老伯父。”胜爷看老者，年过半百，眼含痛泪，跪倒恳求：“胜老恩公，救我父女之命！如小女找不回来，小老儿无有生路。有小女在，藕断丝连，骨肉团聚；倘无小女，姑爷亲家焉能照顾。小老儿家无隔宿之粮，一贫如洗，老恩公作德，怎样办理？”胜爷笑道：“我徒侄将老兄救到，胜英不能袖手旁观，有胜某三寸气在，绝不能叫奉公守法良民受那不白之冤。老兄在镖局忍耐十天半月，我亲到镇江府二郎山走上一遭，踩探踩探也可。如令媛落在二郎山，我必将令媛救回，你父女骨肉团圆，将抢人之凶徒拿住，你二人归镇江府起诉成词；如没落在二郎山，老兄不必为难，有我十三省总镖局一日存在，老兄莫愁衣食，五湖四海，皆为弟兄。”

胜爷说毕，当时起身，嘱咐镖行之人，千万多多照应落难之人。遂带少年英雄十数人，黄三太、杨香五、张茂

龙、李煜、欧阳德、张凯、李智、邱成、贾明等引路，当时起程。诸葛亮真道：“胜施主，二郎山势派甚重，三太、邱成等学而未成，艺业不佳，怕是众寡不敌，何不多带人去呢？”胜爷道：“小弟带三太等此去，不过教他们见见世面。小弟到得山上，拜见众寨主，当以好言相劝，令他献出范氏。如果众寨主不懂礼义，真真要拆散鸳鸯，使人夫妇不能团圆，那时小弟全凭三支金镖，甩头一子，一口鱼鳞紫金刀，用三太他们不着。”胜爷说罢，各带兵刃、暗器、小包袱，当时起身。

晓行夜宿，非止一日。这日天光日偏西时，前边有一镇店，胜爷问三太道：“前边之镇店，你认识吗？”三太答道：“侄儿不认识。”胜爷说：“此乃镇江府所辖的边界，头一个大镇店，名叫飞龙镇。”南北大街，长约五里半，进镇店观看，



人烟稠密，买卖繁华茂盛。胜爷问邱成：“此处离二郎山多远？”邱成说道：“二三十里之遥。”忽听金头虎贾明嚷道：“到了二郎山，把抢人的小子，抽个大嘴巴子，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。”胜爷回头照着傻小子摆手暗道：“不许大呼小叫，要叫山上踩盘子的喽卒听去，反为不美。还不知道被抢的少妇在山不在山呢。”哪知道内有二郎山踩盘子头目，扮作乡下人，如赶集上店的样子，此人正是二郎山踩盘子头目陈琦，随后跟上胜爷。胜爷行走，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进镇店北口不远，看见座东一座大店，字号是黑底金字：隆合店。匾上有三个小金字：丁家铺。大门道内影壁墙设摆大刀阔斧。胜爷明白，此店带设把势场。走了不远，座西招商店匾上写“义合店”。上边三个小金字：丁家铺。店门道内影壁前设摆着镗钯棍棒，此店也是带设把势场。胜爷留心指数目，由北镇店口，到南镇店口不远，招商店设把势场的共有十七家，全是合字当中，如福合、茂合、义合、成合、升合、宝合、兴合。胜爷说道：“三太、香五，老夫五六年未到此处，此镇店出了出色的人物。”三太问老师道：“恩师何以知道？”胜爷说道：“进北镇店口，至南镇店口，老夫暗数共有十七家店，俱带设把势场。你弟兄留神观看，必还有一家招商店带设把势场。既有十七家，当然还得有一家。”

话言未了，香五用手指点：“师父请看，那不座西还有一家吗？”胜爷进前观看，是三间门面，黑底金字匾三块，北边匾上写“侠义刚强”，南边匾上是“英雄老店”，正当中匾上三个大字：丁家铺。红牌黑字，一副对联，上联写：“孟尝君子店，文惊宰相”；下联写：“千里客来投，武比廉颇”。横批：“盖世奇才”。胜老者看罢，“啊……”心中不悦：“天不言自高，地不言自厚，为何大话挂在牌匾之上？岂不是藐视天下英雄？”

三太打尖住店。三太问道：“店里有人吗？”当时店里出来一个伙计，问：“住店吗？”三太说道：“住店，有北上房吗？”店家说道：“北跨院有北上房三间，一明两暗。”三太说道：“很好。”店中伙计观看，十数位年轻之人，俱是武士打扮，胖的傻气，瘦的俏皮，丑的真丑，俊的真俊，一个个俱是十字绶英雄带，外罩大褂，头上壮帽。内有一老者，头戴翠蓝缎色鸭尾巾，一横一道正当顶门衬黄菊花，顶门上突突乱颤。肋下衬黄云缎镶囊，周围青缎色卧鱼，正当中有青缎色挖就一大“镖”字。下衬五色衣线网子，又衬五色衣线灯笼穗。看老者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，发似三冬雪，髯赛九秋霜，皱纹堆累，白发苍苍，精神百倍。

伙计问：“众位爷们，哪行发财呀？”三太说道：“保镖为业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三太，取出镖旗来。”三太打开小包裹，取出镖旗，递给店里伙计说：“劳驾，你找个竹藤杆棍都行，将镖旗挂在匾上。”伙计打开镖旗一看，不认识字，走进柜房递给账上先生。先生观看，一行小字鸡卵大小，上书：“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”；大字一个“胜”字，斗大小。先生说道：“老三，你可留神伺候。这是胜三爷镖局子之人。”伙计出来遂与众人格外殷勤：“请达官爷们到上房坐吧。”

众人进北上房，伙计打净面水、漱口水，烹茶，十分殷勤，垂手旁边侍立。胜爷问伙计：“你贵姓啊？”“在下姓刘，排行在三。”“你为何不伺候别的住店的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天气尚早，没有住店的呢。”胜爷明知故问：“贵东家贵姓啊？”伙计说道：“匾上没字号，字号匾在柜房之内。敝东人姓丁，草字桂芳。”胜爷问：“府上哪儿住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三合店北边不远，座西的胡同，路北的宅院。”胜爷又问道：“贵东人牌匾是你们柜上掌柜的挂的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我家敝东人也不敢眼空四海，柜上掌柜的也不敢造次，原本这飞龙镇五里半长街，绅耆地方保甲、贡贡生员公送的匾，我家敝东人不挂，忙乱了好几天，众举贡生员绅耆等非挂不可，我家东主无可奈何，不得已挂了此匾。我家敝东人，在本镇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，息事罢讼，因此大众抬爱，公送此匾。”胜爷说道：“贵东人就开此店一座吗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本镇十八家俱是联号，均设立把势场，敝东家乃本镇绅董。”胜爷问道：“武学的绝艺，有何工夫？”伙计道：“老达官爷，您是老达官，在下也不敢给敝东家夸口，我家敝东主，马上步下，短打长拳，水旱两面十八样大兵刃，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鞭杆锤抓镗钯棍棒，件件精熟。十八样短家伙无不精通，二十四路家伙，带尖的，带翅的，带钩的，带刃的，带锁子的，带环的，无一不晓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也不算盖世无双。文学呢？”伙计说道：“我家敝东主，提笔能作八股文章，字法能写真草隶篆。习学名人字法，王羲之及颜柳欧苏，米蔡赵黄，各家字体



如出一手，分毫不差。”胜爷叹道：“文学比我高之千倍，可称名士也。”胜爷遂又说道：“老三，你辛苦一趟，到贵东家府上，说在下前去拜访。”伙计问道：“老达官您贵姓啊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在北六省宜化府黄羊山胜家寨落户，由顺治三年移居在直隶莫州古城村居住，现在江苏省南京西门外千佛山真武顶下，设立十三省总镖局，在下姓胜名英字子川，绰号神镖将是也。”伙计控背躬身行礼道：“您原来是胜爷呀！谁人不知，失敬失敬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您是买卖生意，不可这样恭敬。”堂信说道：“您略等片时，我就前去。”

刘三回到柜房之内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掌柜的，可了不得啦，那白胡子老者，正是胜三爷。”写账先生说：“为挂一副牌匾，三天两头，好武的由此经过，一看牌匾，三三两两，一伙一伙的，俱是保镖护院教场之人，居居吃饭，净找碴儿，不是鸡蛋里挑骨头，就是好些个不合算。看吧，这回又来啦。东家自有安置，你去给东家送信吧。”

刘三赶奔丁宅，进了大门，有三五个家人门道里问话，说：“三哥有事吗？”刘三问：“老当家的在家吗？”门上人道：“现在书房看书，你自己去吧。”刘三进了二道院书房外，问：“老当家在房吗？”丁爷说道：“老三，你进来吧。铺中有事吗？”刘三说道：“现在店里有几位少年壮士同一位老者，看见咱铺中牌匾，打尖住店，小人问他们哪行发财，说是镖行为业，取出镖旗，挂在匾上。镖旗上写：‘江宁府十三省总镖局’，斗大一个‘胜’字。住在北跨院北上房，问我东家贵姓，我说姓丁；问台甫，我说双字桂芳；又问老当家的文武奇才，小人对他实说一遍。他说要前来拜访。小人问他贵姓高名，他说姓胜名英，乃十三省总镖头是也。”丁桂芳听罢，说道：“今朝才得高人来。老三急速到店中，就说我父子这就拜见。”丁爷吩咐家人：“去叫二位少爷，随我到店中拜见胜老英雄。”

家人来到东跨院，见大少爷丁龙、二少爷丁虎正在习练武术。丁虎说道：“兄长，你看这三百六的制子石，我举之毫不费力。”丁龙说道：“你看这大力弓，我能拉十八起落。”家人说道：“二位少爷，别练啦，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到书房。三合店内来了个胜英，外有十数位年轻之人，老当家的请二位少爷随同前去拜望。”弟兄二人闻听，即到上房，见了天伦丁桂芳，整理长大衣服。丁爷命二位带着大红帖前去店内拜见胜英，二子说道：“杀鸡焉用宰牛刀？有事孩儿服其劳。皆因咱店中挂‘侠义刚强，英雄老店’之匾，好武之人多有不忿，住店、吃饭、喝茶，挑眼造次。三三两两，五七个人，被孩儿打跑无数，今天来了怎一个胜英，何必你老前往？孩儿等把胜英打跑就算完啦。”说话间甩大髦，要到店中比试输赢。丁桂芳大怒道：“孺子不可造次！尔弟兄萤火之光，焉比皓月当空？”二子问道：“老爷子，何为萤火之光？怎叫皓月当空？”“说你兄弟好比暑热天气，黑暗之处，一小小萤火虫，如同小米粒大小，拿在手中不热；胜老达官，好比一轮皓月照当空，天下扬名，四海皆闻，一脚踏十三省乱颤，乃侠士也。孺子随老父拜见高明，见面之时，少说话，多磕头。如胜老义士高抬贵手，当时不摘牌匾，给我父子留些体面，等胜老英雄走三五天，自摘牌匾，省得招惹是非，你我父子也好有些光彩。”丁龙、丁虎敢怒而不敢言，自可随父前往。父子三人到了店中房柜之内，掌柜与众伙计，俱各站起身躯，说道：“老当家少当家都来啦。”丁爷问：“先生有新笔吗？”先生说道：“有新笔。”皆因东家好写，笔下阔，时常与人写条幅对联，先生预备整封新笔。将墨研浓，新笔蘸开。丁爷取双红帖两纸，提七寸毛锥，皆因丁爷好写，向来不刷印名帖，所以遇事都是研墨现写名帖。当时写了两个名帖，遂叫道：“老三，你先将名帖递进去，就说我家主人，恐怕胜老英雄路上劳乏，如果胜老英雄劳乏，我父子不敢惊动，等到明天再拜。”堂信接过名帖，拿到北跨院上房，恭恭敬敬将名帖递与胜三爷，并将东家嘱咐之话，对胜老英雄学说了一遍。胜爷接过名帖一看，帖上的墨迹尚且未干，真是笔走龙蛇，活跃纸上，胜老英雄不住的暗暗赞服。又见帖上写的，一个是丁桂芳，一个是丁桂芳率侄男丁龙、丁虎顿首拜。胜老遂含笑说道：“老三，求你请丁老先生当时相见。”堂信当时在跨院门口说道：“老当家的，少当家的，胜老达官有请！”这且不言。

再说胜爷遂对三太、香五说道：“人敬人高，斯抬斯敬。既然丁绅董这样恭敬，咱师徒礼当迎请。”胜爷在前，三太、香五等在后跟随，到了北跨院门口，丁家父子已到。彼此对面观看，丁桂芳看胜老英雄须发苍白，活泼泼一团精神气；胜爷观看丁桂芳年过半百，墨髯半部，二位少爷雄赳赳，气昂昂，父子俱是一派正气，彼此心中相敬相爱。丁爷提大髦磕膝点地：“胜老明公光临敝店，在下不知，未得远迎，胜老明公多要恕过。久闻明公大名，如洪雷灌耳，皓月当空，远近皆闻，今日得见高明，三生有幸。”胜爷还礼道：“老夫子文武兼备，宇内扬名，胜英久慕大名，今日得见，真乃大幸也。”二老者彼此谦逊一回，携手而行，来到上房，分宾主落座。堂信献茶，吃茶谈话。丁爷说道：“今天我要高攀。”吩咐丁龙、丁虎：“拜见你胜老伯父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既是丁老夫子错爱，三太你等拜见你丁叔父。”三太等就要跪行礼，惟有金头虎贾明说道：“三哥且慢，住店还磕头叫叔父，还要店钱不要呢？我不能够，我不能够，没有胜三大伯在此，我早就拿竹杆子，把他豁拢啦。我打家中一出门，我家大人嘱咐，净占便宜不吃亏。”三太道：“人家少爷给我老师叩头，口称伯父，你我怎可与丁绅董论左右呀？要不然我老师必然着急。”贾明说道：“倒了霉啦！你头里跪着。”傻英雄是个大舌头，字眼儿说不真确，直喊：“磕头小子们，磕头小子们！”贾明这傻小子不但傻，舌头还大，说出话来稀里糊涂，就好似喝粥一般。丁爷一见众人叩头，遂以半礼相还：“众位少壮士，丁某担当不起。”谦让完毕，二老者此时坐下谈话，话到投机处，见面如故人。胜爷说道：“丁老夫子如不憎嫌，胜英高攀，你我结为盟弟兄。”丁爷说道：“如此甚遂我愿。”

胜三爷与丁桂芳谈话之际，丁桂芳问：“胜三爷不在江苏，来在镇江，不知有何贵干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此处有一座二郎山吗？”丁爷答道：“不错，有一座二郎山，离此南镇口西南角，有二三十里地之遙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此山之内，可有一个山大王？为首之人，自称镇江四霸天，大约贤弟你左近百姓，断不了受此山中贼人涂炭吧？如墩包头，放响箭，打杠子，套白狼，大喊一声留被套，明伙路劫，无恶不作。”丁爷说道：“方近三四十里地，一草一木不动。”胜爷听罢，微笑道：“好一个一草一木不动。却是抢人家有夫之妇，生生打开鸳鸯棒，活活拆散连理枝。邱成你过



来,对你丁叔父学说一遍。”邱成遂把抢人之事,从头至尾对丁桂芳学说一遍。丁桂芳听罢,不觉面红过耳。胜爷复又说道:“贤弟,有胜英三寸气在,绝不使良善之人受此不白之冤,致使山贼涂炭百姓,逍遥法外。我必到二郎山中走上一遭,如有范家姑娘,我必将范氏救回,使他父女骨肉团圆。”丁桂芳说道:“如此您给我们地方除害,我父子必当出来帮助。”胜爷笑道:“我这可是冷言冷语,愚兄不用仁弟父子相帮,我镖局之中有的是宾朋伙计,我皆未曾带来。现在我将三太、香五等带来,不过是叫他们见见世面,开开眼界而已。”丁爷见胜爷说话刚直磊落,并不多言,遂说道:“胜三哥,明天一早不必起身,小弟略表寸心,在小店中吃完早饭,弟有要言相劝。”胜爷点头道:“尊敬不如从命,明天劣兄定要骚扰。”说罢,丁家父子告辞。胜老将丁桂芳送到门口,各道请字。胜爷回到上房,叫三太、香五:“你们另要酒菜吃饭吧。”金头虎贾明见胜爷出离上房时,自己坐在上座,说道:“怎么个穷开店的,耽误我们喝酒吃饭,馋得我直流哈喇子。跑堂的,先给我来一百壶酒,六十桌菜!”杨香五说道:“老爷子现在院中呢,你别大惊小怪的。”三太遂叫跑堂的另要酒菜,跑堂把酒饭端上,傻小子贾明抢吃抢喝,酒饭已毕,烹上茶来。胜爷喝茶,众英雄两边侍立,傻英雄贾明叨念:“走一天道啦,还得站班,家无常礼呀,又困又累,我要知道这样,我不来。”胜爷一听,这孩子太咬牙咬嘴,遂说道:“你们上东西暗间去休息去吧。”黄三太等五位在东暗间,杨香五、金头虎等五位在西暗间。三太问老师道:“您老在哪里呢?”胜爷说道:“明间有小藤床一张,老父可以安歇。”工夫不见甚大,即听西暗间贾明打呼噜,说睡话:“小子,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?我抽你大嘴巴子!”胜爷闻听,哑然而笑:“这傻孩子,有什么事说睡话全喊出来。”胜爷养了一养神,站起身躯,隔着青布单门帘,听三太等已然睡熟,西暗间香五等也均睡着。胜爷自己思索:“三太等年轻,不达时务,官面拿贼,总得有脏有证啊。你我师生打的是抱不平,不见脏证,焉能直入山寨?”胜爷想罢,遂扎绑妥当,兵刃暗器带好,外带水衣水靠。此时一看蜡烛燃去二寸有余,胜爷又换好整烛一枝,将隔扇对好,出离上房,户北跨院并无宿店之人,拧身上房,踰房越脊,滚脊爬坡,如踏平川之地。出离飞龙镇南镇口不远有松林一带,方向西南,老英雄施展夜行之术,陆地飞腾之法,脚尖着地,磕膝盖一拱,腰儿一伸劲,直奔二郎山去了。

胜爷行数十里,缓了口气,歇息歇息,又往前行走。只见隐隐山林,当空皓月,观看前边,陡壁山崖,峻岭高峰;又往山西边观看,波浪滔滔,银蛇乱窜,汪洋一片大水,浪头花打出海水江牙。胜爷心中暗想:“此处山口必有喽兵把守。”遂不走出口,踏山坡而行。曲曲弯弯,高高矮矮,走至东西黄墙一带。大墙高有丈余,拧身上墙,左胳膊肘一撑,瞧看里边,只见黑黝黝,鸦雀无声。胜爷从兜囊中取出问路石一块,向下一掷,只听“叭哒”一声,石子落地,一听里边并无有埋伏,遂两条腿往里一顺,跃墙而下。墙里边有怪石横叠一片,胜老英雄直奔大寨而去,在东敞厅避住身躯,见一对对挂灯照耀如同白昼,只见大厅内四张金交椅,胜爷不问可知,乃是镇江四霸天。北边头一张金交椅,坐着一家寨主,面如紫玉,紫中透亮,年岁约在四十上下;第二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,脸面黑中透亮,青缎帽子,青洋绉大氅,里衬青色短靠,背后背着一对镔铁铜,正当顶颧巍巍衬着一朵墨莲花压顶;第三张金交椅坐着一位英雄,头戴绛紫壮帽,身披紫大氅,一脸的疙里疙瘩,怪肉横生,背后背朴刀一口;第四张金交椅,一位寨主面如白玉,一身吉祥白的衣服,品貌俊俏,年纪不过二十余岁,背后背着翘尖式钢刀一口。东西两廊下,高高矮矮,胖胖瘦瘦,丑丑俊俊,俱是武士打扮,有五十余人,俱是绿林道飞贼。厅前站着三十六对削刀手,一个个俱站立两边,乃是宰活人的。胜爷思索:“怪不得丁家父子不来。”南配厅前,摆设各样兵刃无数,样样俱全。胜爷暗暗点头,心中说道:“此处恰似五殿阎罗,杀人战场。正是:要得心腹事,单听他人背后言。但不知那被抢的少妇,在山中不在?”

忽然见二张金交椅黑脸面寨主站起身,说道:“今夜请众位聚在厅前,皆因这几天众伙计喽罗三三两两,交耳接舌。我问众位有什么事情,才知离此不远出了一案,掠抢行路之少妇。今有踩盘子头目陈琦,扮作赶集上市之人,他在飞龙镇北镇店口见一老者,随同十余人,俱是武士打扮,内有一人,梳着冲天杵小辮,雷公嘴,狗蝇眼,哑噪喊叫:‘小子,到二郎山,把抢小媳妇的人抽个大嘴巴子,问他为什么抢人家小媳妇。’那老者摆手送目:‘孺子不要多言,叫他人听去,反为不美,这是秘密之事。’那傻小子才不大声喊叫。陈头目跟下去了,跟到飞龙镇南镇店口,那老者到店门,看见店中牌匾是‘侠义刚强’、‘英雄老店’,店门的牌对,上联:‘孟尝君子店,文惊宰相’,下联:‘千里客来投,武比廉颇’。横批是:‘盖世奇才’。老者看罢,叫道:‘三太,咱们打尖住店。’进了店内,工夫不见甚大,悬挂锦旗于匾额之上,锦旗上写:‘十三省总镖局’,斗大个一个‘胜’字。我想陈头目述言的这个老者,鸭尾巾,英雄髻,肋下衬镖囊,海下银髯,必是胜英矣。此人替天行道,除恶安良,济困扶危,知道了此事,既然夜宿丁家店,今天不来,明天准到,必然下帖拜望。如何此事,你我纸里包不住火,要叫人不知,除非己莫为,你到了那时,何言对答?众位来到二郎山,三年二载,五七年不等,我与众位说过,方近不可作案。俗话说,‘兔儿不吃窝边草’。哪位作的案?如若不言,胜三爷找到门上,追问此事,何言对答?此事已不能隐瞒啦。”

话言未了,第三张金交椅三寨主站起身,说道:“二哥,此案是小弟所作。难道说你我占山为王,能断子绝孙吗?你我四位弟兄并无妻室。我作此案,绝不会破案,锅烟子抹脸,披头散发,抢来少妇,就是那乡下老者在县署公厅、镇江府衙喊冤,官面无处拿人,州府县衙自有马快、三班办理此案,胜英何如人也,他管辖不着哇。我与胜英有杀族兄之仇,我家兄秦天豹,与老儿胜英歃血为盟,排行在八,老胜英明清八义,排行在三。老胜英外善而隐忍,皆因我族兄武艺高强,胜英故用镖打。我那族兄一死,我之族嫂苦守孤孀二十余年。我那秦九侄儿如今长大成人,必要子报父仇。秦氏门中,与老儿胜英一天二地恨,三江四海仇。胜英不来,是老儿的造化;如来到二郎山,我把胜英拿住,碎尸万段,刮骨熬油,把老儿用布缠好,点天灯!我不怕老匹夫!”骂得耳不忍闻。胜爷在东敞

厅上听得真而且真，实难忍受，自己思索：“人无害虎心，虎有伤人意。我今夜前来，乃是救那被抢的少妇，是成全他父女骨肉团圆，送回婆家小夫妻破镜重圆，丧而复聚，余愿足矣。此来并未打算伤人。”此贼辱骂，耳不忍闻，顿使老英雄怒从心头起，气由胆边生，两太阳穴冒火，七窍生烟，三尸神暴跳，五灵豪气腾空。左手一按阴阳瓦，右手套挽手，按鱼鳞紫金刀，要纵下东敞厅，单刀会群贼，忽听得厅上说道：“三弟，不要暗地骂人。你做的此事太不对了，不应当抢有夫之妇。财色非君子所爱，你不会用银钱买妻娶妾？抢夺行路之少妇，也有损伤阴鹭呀。那胜老者仗肝义胆，也许是被抢少妇婆家、娘家有胜英有什么认识，拜请胜老者前来，亦未可定。三弟口出不逊，张口骂人，强词夺正理。胜老者今夜既往飞龙镇，如果要深夜探山，你背言骂人，也不算为高明。如果胜老者要是听见，尚佯为不知，老英雄要来去明白，明天下帖来拜，你我自然接拜。如在茶水之前，胜老者必然先礼而后兵，以好言对答。贤弟，那少妇现在何处？”三寨主说道：“小弟婚姻不凑，少妇惊吓成病，现在昏迷不省。派喽卒请了一个名医，今调治病症。又在山下叫喽卒们找了个卖花的婆子，服侍病人，待等病愈，才能再成其美事。这不是婚姻不巧吗？”二寨主说道：“胜老者今日不到，明日准来。如要这两天不来，老朋友也许偷探偷探，闻知你我弟兄名声甚大，也许不来了。你暗地骂人，不算好汉，事情做得太无情理。未曾水来先打坝，如见面之时，胜老者好言相劝，当献出少妇，何必打抢人正凶的官司？如其不献，以武力对待，咱弟兄四位何人能敌住那位胜老英雄？”三寨主站起身躯：“我这三金镖，百发百中，概不空发，实非我所能破。”四寨主站起身躯：“我的刀能对胜英鱼鳞紫金刀，三支金镖我能躲闪。惟有甩头一子，大罗神仙难挡。”众人问道：“三弟你呢？”三寨主说：“我力量过人，咱那月台上有铁香炉一个，重五百斤，按古时宝鼎样儿所造。皆因楚汉争雄，刘邦进咸阳，刀不刃血，霸王进咸阳，杀秦始皇之王孙，孩童子婴怒恼秦家宗族不愤。霸王怒杀秦氏宗族八百余人，火焚阿房宫二百余里，火焚传国之宝鼎，惟一鼎腾空而起，飞入海中，八鼎俱焚。由西汉至今断去九鼎，后来大庙宇之前，有能人按此鼎样式重铸此鼎，鼎上有山水人物奇禽异兽，俗名叫铁香炉。小弟吃两粒大力丸，能举此鼎。我想老儿胜英，年到古稀，老迈残年，我与他举鼎赌输赢，可以赢这老儿。如其不行，你我弟兄五十余位寨主，你我弟兄四位一拥而上，量老儿单丝不成线，孤掌难鸣，可就老儿乱刃分尸。”二寨主说道：“你口出不逊，则为不高明，何必背地骂人呢？天气不早啦，你我大家安歇，各自留神。兵刃预备齐整，山口里外，叫喽卒预备犁刀，窝刀，乱绞刀，绊马索，绷腿绳，陷坑，预备停妥。”暗中交代，这四霸天之中，就是二寨主韩天魁人正，武艺超群，所以此山大众无不佩服。霎时间各位寨主喽罗安歇去了，留下五六个喽罗，将两廊下对对纱灯熄灭，也归下房去了。胜爷一看，庭前清肃肃，静落，一人皆无。胜爷方想：“以武力金镖甩头，我不让群雄；以力量举铁香炉，幼年之时人称胜昆伦，这几年，年近古稀，未拿重大的物件，趁此无人，我且试一试。如若能举铁香炉，明天可以下帖来拜；如若举不起，再想良策。”老英雄遂飘然纵下东敞厅，走至铁香炉近前，将左胳膊往后一背，右手托头层底，丹田一用气，飘银髯，三绶须，将鼎托平，轻轻放归原处。一只手能托，两只手则能举，明天赴此东敞，无忧无虑。

胜老者复又拧身，轻车熟路，往北走去，见高耸耸怪石墙，墙里有怪石横叠一片，高矮大小不一。胜爷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离此寨墙不远，忽见墙上一道黑影，落在大墙之上。胜爷往西一闪身，手挎卧牛石，避住身躯。怕银髯显露，胜爷面向南，以目而视之。此黑影一飘身，纵下墙来，由胜爷东边，自北往南而去。容他往南去了丈数来往，胜爷面向南看此人，鹿伏鹤行，脚底下甚快，但有一件，他可未看见胜爷。胜爷思索：“本山的群雄知道我夜宿丁家店，也许此人去到丁家店偷探于我。拿住此人便知分晓。”胜爷脚尖一使劲，强行几步，往前一纵身，左手托此人额下，右手一拢头巾，底下用腿一蹬，将此人按倒，小声说道：“你要嚷，我就一刀。”一摸此人囊中有飞爪，取出绒绳，将此人捆好，扯此人衣襟，大拇指一顶鼻子，把此人将口塞住，肋下一挟，挟至北墙根之下。胜爷取出自己飞爪，将此人飞皮挂好，纵身躯上墙跨马式，带绒绳，将此人提至在墙外轻轻放下。胜爷将飞爪收套捋下，纵下墙外，取火一照，胜爷一愣：原来是飞龙镇的绅董丁桂芳！胜爷弯腰，取出口中物件，亲解其缚，伸手相搀：“贤弟，多要招待，愚兄实是不知。”丁爷说道：“原是胜三哥，小弟惭愧惭愧，小弟实不如兄之艺。”胜爷说：“哪里话来。贤弟未及留神，愚兄猛急多疏，贤弟别往心里去。”丁爷说道：“我之所学不及兄长百分之一耳。”来到休息处，自知武艺不高，因此唉声叹气。胜爷劝道：“你我自己弟兄，何必惭愧？此事你我弟兄知之，你就是摔愚兄三个筋斗，我也不惭愧，也就是你知，如背地言友，何足为英雄？贤弟多要招待。你到此何干？”丁爷说道：“既在店中款留胜三哥，明天早晨，弟兄有要言相叙，所为此事。弟耳闻二郎山人多势重，未知虚实，今夜晚间前来偷探，为的是与兄长说明确实的来历。”胜爷闻听，哑然而笑，说道：“贤弟，二郎山为首四霸天，飞贼大盗五十余名，亡命徒匪人喽卒，共有四五百号。愚兄方才均已探清，贤弟多有受累，愚兄足感盛情，你我弟兄回去吧。被抢少妇确是在此山之内，被三寨主所抢，愚兄自有办法。”

二老者踏着山崖而下，由西南奔东北，回飞龙镇。胜爷在前，丁桂芳在后，施展夜行术，陆地飞腾之法。胜爷回头一看，丁爷脚力跟不上。胜爷思索：我要落下他，愈叫他脸面挂不住，我焉能这样对待朋友呢？自可慢点行走。不觉三更已过，风吹浮云散，皓月照当空。胜爷说道：“贤弟，你往前边看，前边一道白线，雪花白相似，鹿伏鹤行，脚底下甚快。”丁爷问：“胜三哥，这是何如人也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夜宿贤弟三合店，二郎山之贼俱已知之，大概是被踩盘子的探去啦，因此众贼各有防范，也许是该山艺业高强之贼，奔贤弟店内暗算于我。贤弟请看，他要到店内北跨院暗算愚兄，我让他要出了贤弟之店，我枉为十三省总镖头。”丁爷问：“此人为何穿一身白呢？”

胜爷笑道：“此人绝非你我弟兄岁数，他必然狂傲无知，必然年轻。如要窃取偷盗，三五顷地之家，绝然他不

偷盗。除非无穷富贵，宅院之中有护院之人，他才窃取偷盗。为的是让人看见，如其动手，以武术不是他敌手；如若逃走，人追不上他。应当夜行人穿衣裳，或灰，或青，他诚心敬意穿雪白的衣服，这叫狂傲无知。”

弟兄说话之间，已到飞龙镇南镇店口。要进飞龙镇须穿林而过，贼人未进树林，往正东去了。胜爷捋髯道：“啊？这不是暗算愚兄的。贤弟是本处的绅董，大概地理必熟，此处十里、二十里，有无穷的富贵大财主人家没有？”丁爷说道：“此处正东五里之遙，有一村庄，名叫周家屯。有一乡宦周姓，由大明官居显爵，一到大清国，当了闲员啦，家有百万之富。”胜爷问道：“是依仗作官欺压商民哪，还是和睦商民哪？”丁爷说道：“善良之士，人称周善人。冬施棉衣，夏舍暑汤，买鸟放生，修桥补路，千万人来往，点路灯，照他人之光明，无善不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愚兄有一种情性，好打抱不平。你我弟兄今夜无事，今夜追下他去，他要盗窃良善之家，你我弟兄与那善家护院，要良善之家不丢失财物；他要偷盗强掠霸道刻薄之家，你我弟兄看看热闹。”丁爷笑道：“胜三哥，真乃侠肝义胆。”弟兄遂向东去。

不多一时。来到周家屯西村口，眼瞧一道白线，纵在村口庄门之上，跃身入村中去了。胜爷说道：“等他走出几丈去，咱再纵在庄门上去，怕他回头看见。”二老者站不多时，看此穿白之人，由打南墙根向东行，皆因月在正南，照不到南墙根下。二老者跳下庄门，也顺着南墙根向北而去。看是穿白之人，走到村子当中，打着火折，面向南，照着火折点头。胜爷问道：“贤弟，这周乡宦家，门口可是座南吗？”丁爷说道：“大门座北，座南是八字影壁，此人照的是影壁墙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他这是白天留下暗记，今晚必来，借火折照着记号。”此人将火折熄灭，扭项转身向北，扭身形纵上座北群墙，二老者急速跟到北墙根下。胜爷说道：“贤弟，容他进二层院，咱弟兄再上房。他走似蛇行，别跟随紧了。”二老者扭身攀上房，看穿白之人踰房越脊，滚脊爬坡，如踏平川之地一般，在三道院房上，未曾落下房来。胜爷低声说道：“丁贤弟，他未必是偷盗窃取，如要窃取物件，必在二道院书房，陈设玩物，准在书房摆设。他窃取金银财物，必在三道中院。你看现时他竟奔四层院去了。”有一道雪白粉壁墙，贼人跃上粉墙，飘身而入。胜爷说道：“此人并非窃取偷盗，怕是采花淫贼。丁贤弟，愚兄一生一世专恨万恶淫为首，如遇明伙路劫之人，我能容让他三次。往往遇见行路之人被劫，看见被劫之人痛苦哀求，我必上前相劝。如贼人不听，我才与他动手，将他打倒，令他放走行路之人，我绝不伤他性命。如他改过为善，五行八作，择一而为，干什么不能吃饭呢？路劫常仗，打杠子，倘有不幸，叫官厅拿去，岂不是身罹法网？既然劝他放走行路之人，我还劝他改邪归正，这是愚兄平生的毛病。赶到问他为什么不作个小生意呢？他说家中贫寒，无有本钱，我看他身材外表，问他姓字名谁，我能周济他三十两、五十两，作个血本。如遇二次，还能劝解与他；再有第三次，我才伤他。惟有采花淫贼，奸淫良家妇女，我必当杀之。”

说罢，二老者纵上花墙，看见正北高耸绣楼一座，当中江石子甬路一条，两边栽种奇花异草，真有四时不谢之花，八节长春之草。又有醉醺醺清香味，花园中有醉仙桃九棵，由春至秋后，醉仙桃之味不断。此时穿白之人在楼口下向上一纵。二老者纳闷，宦家之楼大而且高，不能纵上去呀！原来贼非是向上纵，纵在楼栏杆扶手上，拿一个大顶，双手捋扶手，蝎子横爬，头向下，足向上，拿着大顶，两手攀扶手而上，到楼上一个燕子翻身，轻轻落于楼板，轻巧非常。胜爷叫道：“贤弟，他自己何玩飘呢？”二老者隐在翠竹林下观看贼人。贼人到了楼口，楼门双隔扇，没有推开。背后伸手，掏挽手，压刀，就听“咯嘣”一响，此刀耀眼铮明，递到隔扇缝里，将楼门撬开，以右肩靠门而入，进到里边，又将隔扇关闭。二老者登楼梯，蹑足潜踪上楼。楼口外两棵明柱，胜爷在西，丁爷在东，楼口外站立。忽然楼房屋中明亮，原来贼打着火折啦。二老者手沾唾津，将隔扇纸打破观看。穿白之人奔东里间绣花帘，不知道尚未关门，还是撬开的门。看此人左手打火折，右手去掀绣花帘，进东暗间去了。胜爷与丁桂芳转身到了东暗间窗户外，手沾唾津，打破窗纸，往里观看：顶柜，竖柜，描金柜，珠翠绕围。一阵异味，兰麝熏人。胜英与丁桂芳低声说道：“要做真富贵，还是官宦家。”靠南窗户，一张床，雪青的幔帐带飞沿，五色苏绣网子，垂灯笼穗，幔帐放得严严实密，可不知是少妇，还是长女。靠床西板墙，有一张茶几，楠木做成，墨玉面，贼人用火折点银灯，将灯点着，火折熄灭。二老者观看此贼：头戴白缎，六楞袖口壮帽，周围品蓝碎海棠花，正当顶一道素绒球，按一朵小小的花儿，壮帽上绣五福捧寿；身穿白缎短靠，上绣三蓝正福捧寿大蝴蝶；白缎武裤，燕云快靴，前后绿云头，上有半遮风，金丝绕银丝拧的活翅膀，一走一颤，不亚如靴面上落个大大蝴蝶一般。进东暗间，然后将刀还鞘。刀鞘米色鲨鱼皮，白银的饰件，白银吞口，米色灯笼穗，蓝绒绳打十字绊，胸前蝴蝶扣，四个灯笼穗。左右二肩后头后飘飘摆摆，一巴掌宽英雄带上绣三蓝蝴蝶闹梅，暗藏八宝，前有云罗伞盖，后绣花冠鱼肠。脸上两道宝剑眉，黑森森；一双俊目，黑眼珠少，黑似点漆，白如脂粉，皂白分明；鼻如悬胆，口似涂朱，面如冠玉，年在十八九岁，细腰窄背，双肩抱拢。胜爷叹道：“惜哉，惜哉。这要身归正道，比我徒弟三太、香五等胜强百倍啊。”看此贼掀起幔帐，挂在如意钩上，床上躺卧一位姑娘，已然睡着，枕的是绣花鸳鸯枕。怎么知道是姑娘呢？按老年说，姑娘是梳的撒子把的抓髻，荷花色绒绳系顶；按今时说，连在下我也认不出来啦：东洋头，西洋头，北洋头，实在不似往年，以梳抓髻，可以辨别得了。

话说胜爷此时有心要亮刀往楼外叫喊，想贼人来的时候那样纯熟，世上事无所不有，怕其中别有隐情。贼人一拍绣花鸳鸯枕：“小姐醒醒。”姑娘贸然间坐起，姑娘现出上身，雪白粉嫩。藕荷色的兜肚，鹦哥绿兜肚嘴，玫瑰紫围领，赤金的兜肚链。有被窝相盖，下体看不见。再说宦家少妇长女，都有睡裤着身。被褥宽大，小姐将两个被窝角向脖颈上两手一拉，上身也看不见了。一手揉杏眼，十指尖尖，雅似春笋一样，二目观看，并无惊恐之色。床下站立一人，一身白素素短靠，背后背钢刀一口。姑娘说道：“贼人，你要窃取偷盗，躺箱卧柜之内，有的是细软

物件，珠翠的首饰，绸缎衣服，你就拿去吧，为何唤醒于我？”贼人笑嘻嘻说道：“我并非窃取偷盗。因白昼后半天，小姐坐乘四人小轿，未挂轿帘，我见小姐如花似玉，万种风流，引动我七魄三魂，遂跟小姐轿子而来。又在府门内，丫环婆子搀扶姑娘下轿，我在对过大门南影壁上画下暗记。今夜晚间，但求片刻之欢，姑娘有怜香惜玉之心，赏赐颠鸾倒凤，我夜夜前来。小姐要用珠翠金银首饰，绸缎的衣服，我能奉进。”小姐闻听大怒。丁爷在外抽兵刃，要捉拿采花淫贼。胜爷低声叫道：“丁贤弟，沉住气，看看姑娘贞节如何。莫非其中必有隐情，也未可知。”只听姑娘说道：“贼人，我有心大喊几声，我家护院把势匠，也有十数余人，男女下人二三十名，将你拿住，大清国的法律不饶人，你罪大弥天。但恐怕坏我宦家的名声，失了我闺中的体态。痴心贼，你略站片刻，你小姐有金石良言相劝于你！像你们为男子者，就当晓得三纲五常；像我们为妇女者，就宜晓得贞烈贤德。像你身为贼寇，必有莫大本领，很大的胆量，我宅院高楼坚墙，你能来到楼上，即有惊人的能耐。货卖帝王家，如入武科场，能求功名富贵，能中举人、秀才、进士、状元、榜眼，高官得做，骏马得骑，扬名声，显父母，何等的荣耀！你身为贼寇，则为家门无德，上为贼父，贼母，下是贼子、贼妻，终必自己身罹法网。”

胜爷在窗户外心说，好厉害小姐，辱骂三辈，不带脏字。又听姑娘说道：“既为奇男子大丈夫，就宜晓得三纲五常，孝悌忠信。岂不知，鸩鸡呼雏，乌鸦反哺，大乌鸦生小乌鸦，大乌鸦哺喂小乌鸦，俟小乌鸦能展翅飞翔，大乌鸦一弱，小乌鸦飞出窝里打食，反哺孝顺父母十八天，仁也。蜂见花而聚其众，鹿得草而鸣其群。蜂如见花，鸣鸣而叫，群蜂相聚；鹿若得草，饥饿之甚，而鸣叫大鹿、小鹿、老鹿，而共其食，乃为义也。羊羔跪乳，马不欺母。羊羔下生，先拜天地，后拜四方，跪倒吃乳，乃为礼也。蜘蛛网罗而为食，螻蛄塞穴而避水。那螻蛄遇降大雨之日，螻蛄必先知之，聚众掩塞穴口，以保群蚁不伤；蜘蛛以网罗而为食，凡遇蚊蝇上网乃是自入网罗，非是戕害蚊蝇，则为智也。鸡非晓而不鸣，燕非社而不至，乃为春社秋社，分为寒来暑往，乃为信也。”贼人一听，小姐张口成文，贼拜说道：“岂不知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？你乃十八九岁的女子，我乃十八九岁男子，岂不闻月殿嫦娥爱少年？世界上风流事，最乐头一宗。小姐赏赐片刻之欢，我当夜夜前来；如其不从，我必当杀之。”姑娘叹曰：“自古红颜多薄命，我宁可一死，不能辱我世代簪缨之名誉，不能失去闺中贞节。”姑娘遂一低头，贼人左手压刀柄，右手挽住小姐抓髻，钢刀离鞘，横于颈上。低头观看，白润润粉颈，黄澄澄赤金兑肚链，徽子把的抓髻，黑黝黝乌云青丝，元宝耳，衬赤金坠圈，绿阴阴翡翠的大艾叶，十分俊美。贼人说道：“小姐若非长得如花似玉，我即当杀之。你不闻说，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逛灯一女子，闭月羞花，逛灯完毕回家，我跟他去，耗至三更后，我拨门撬户，入他屋中，姑娘不从美事，我举刀而杀之。前几天，清明佳节，有上坟之妇女，我看见一少妇，身穿重孝，哭之甚恸，我等他烧纸已毕，寡妇回家，我跟随在后头，记着某村庄、某门、某户，晚间我入他家去求欢乐，寡妇不但不从，而且破口大骂，我举刀而杀之。似你这样姑娘，姿容貌美，我不忍杀之；如其不从，管叫你头身两分！”姑娘说道：“杀则快杀，何必多言？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；人之姊妹，己之姊妹。谁家没有父母姊妹，何必絮絮叨叨？汝要再多言，我要胡骂于你。你家小姐惟有速求一死。”贼人羞恼变成怒，剑眉一挑，二眸子一瞪，黑白眼珠乱转，牙关一错，脸上通红，钢刀一起。

胜爷在窗棂外低声说道：“丁贤弟，此女可为九烈三贞，如其不救，性命休矣。”遂低声叫道：“贤弟，你结为自己弟兄，非是兄长我夸自己的威风，灭贤弟的锐气，此贼已然自认命案两条，必是杀人不眨眼，我要报报名姓，此贼必由后窗户逃遁。贤弟你报名姓，不要大声喊叫，最要紧是小姐名节，要他本家都不知道。把他诱哄出去，宅院外边去打他。”丁爷说道：“胜三哥，真乃高明。”丁爷遂咳嗽一声，叫道：“贼人不要强奸不遂，刀伤人命，现在飞龙镇丁桂芳在此。”贼人一听，将小姐抓髻放开，“咯噔”一响，钢刀还鞘，回将银灯熄灭，哈哈冷笑，说道：“原来是飞龙镇十八家招商店俱铺把势场老儿丁桂芳！你开店，狂言大话，挂于匾上，‘侠义刚强’，‘英雄老店’，牌对联上写‘孟尝君子店，文惊宰相’，下联是‘千里客来投，武比廉颇’，横匾‘盖世奇才’。小太爷有心火焚老儿之店房，不得闲暇，是便宜老儿，今夜老儿敢耽误小太爷美事，先杀老儿，后与小姐追欢取乐。”说着话，脚踏楼板，腾腾，足下声音响亮，直奔外间而来。丁爷在楼门口西，胜爷在楼门口东。丁爷亮钢刀，贼人在屋叫道：“老儿丁桂芳，小太爷看你有多大本领？”说罢，只见一条黑影从屋中而出，丁爷用力拿刀便刺，因用的力量过猛，将刀刺空，贼人由打丁爷后身蹿出来。书中暗表，丁爷所见之黑影，乃是贼人抖绣花门帘。这个门帘要是平人抖它，它打卷，惟独人家会武的人抖起来，不打卷，可以抖得那门帘，在黑暗中犹如人影相似。丁爷听贼人喊叫，亮出钢刀，原本想暗算贼人，那丁爷见影刺去，用的力量又猛，将自己身躯带出两三步。胜爷那时站在东边，心中暗道：“一个小毛贼，何用暗算于他？”丁爷一刀刺空，贼人打丁爷背后跃到楼栏杆边，左胳膊一拧，跃楼而下，脚踏尘埃，一扭腰，面向北楼口，点首叫道：“楼上狭窄，下楼动手。”胜爷暗上说道：“好大胆的贼人，我想丁桂芳是本地绅董，官府之事能够管辖，贼人竟丝毫不惧。”然而此时，丁桂芳刀没刺上贼，胜爷观看，丁爷有些惭愧。丁爷随顺楼梯而下，手亮钢刀。贼人丁字步站立，并不亮刀，面无愧色。因是皓月当空，所以看得真切。丁爷够上部位，半个裹花，一刀剃去，直奔贼人头上。贼人不但还不还手，一伏身往里一跟步，反手将丁爷刀让盘过去，持住刀柄，往怀里一带，抬腿一脚，正踹于丁爷胸前华盖穴。丁爷往后一退，“噗咚”坐在尘埃。贼人欲要踢丁爷手腕，丁爷一手扶地，站起身躯，照准贼人肚脐一刀。贼人一闪身，用靴就踢，丁桂芳早已留神，撒步用刀一横，贼人脚不敢近刀。

胜三爷在楼口上，双手分定银髻，观看贼人手脚甚快，不知是哪门的传手，好像自己本门的武学。心中暗道：“我别叫好朋友为难啦，人家是为我事。”胜爷咳嗽一声：“丁贤弟，你与毛贼动手，是大意未及留神，待愚兄捉拿此贼。”胜三爷飘银髻，按鱼鳞紫金刀，顺楼梯而下，要捉拿采花淫贼。胜爷下得楼来，借着皓月，见贼人未亮刀，

胜爷也未亮出刀来。胜爷说道：“乳黄未退，胎毛未干，黄口的婴儿，乳头上摘下来的娃娃，你敢因奸不遂，出刀威吓，用刀杀人，你有多大本领？”说着话，贼人向前一上身，抡拳就打。胜爷一拿他腕子，贼人左拳晃，右拳打，胜爷一把拿空，两人插拳动手。远长拳，近短打，或贴身挨挤傍靠，腕肘膝间，手眼身法步，打拳要准，发招稳，纵者似风，站者如钉，伸出手来雅似瓦釜，打出掌来恰似卷饼。二人蹿高纵矮，抖转升还，拳脚“叭叭”连声急响，斗战了二三十个回合。胜爷心中纳闷，不知此贼哪位弟兄所传，竟是本门中之人。胜爷思索：“我若与他久战，叫丁绅董小看于我，久后要叫侠客剑客一时都知道，要小看我胜英，不如使进手招法，将孺子打倒。”遂使了个跨虎式，二龙吐须，二指对准贼人二目点去，贼人没见过此招，用手一避，胜爷下面钩挂连环腿，贼人靴尖点地，向上一纵，连环腿钩空。贼人手脚真快，胜爷便钩挂连环腿，趁势右腿伸出等贼，贼人纵起四尺多高，半空中站不住，还得落下来，老英雄连环腿在那等他。胜爷青缎色靴面，钩住贼人燕云快靴后边，往怀里一带，上面老君推鼎，靠山掌，连手掌带胳膊，在贼人胸前上向外一推，贼人两腿向前栽，身形向后仰，一栽筋斗，一个滚，贼人叠腰又纵起来，双拳大风贯耳。胜爷双胳膊一并，用了个野马分鬃，将贼人双手腕捋住，往怀里一带，又将腿一伸，贼人匍匐倒地，来了个狗吃屎。贼人又叠腰跳过来，照胜爷肚脐一脚踢来。胜爷伸左手，将贼人脚揽跟拿住，右手照软肋一掌，贼人栽倒。

胜爷说道：“淫贼站起来。摔你一百个筋斗，百草花的名，如有重样，莫非老英雄也。”为何胜爷不报名姓呢？怕吓跑了淫贼。贼人为何也不报名姓呢？皆因本处有两条人命重案，而且做的是脏事，镇江府衙、县署公厅正一体严拿。贼人叫胜爷摔下三个筋斗，头晕眼花，不敢进前动手，有心逃走，舍不了楼上的姑娘姿容貌美。心想一计：“我假意逃走，银髯老儿必然追我，我发两支暗器，把老儿打死，再把丁桂芳杀了，上楼与小姐颠鸾倒凤。”大户人家起得晚，日上三竿我再走，岂不美哉？贼人色心未退，遂转身形，往西花墙逃奔：“老儿不要追赶，小太爷去也！”胜爷说道：“丁贤弟，你比我追赶于他，万恶淫为首，绝不可饶恕。”胜爷又对丁桂芳说道：“你在愚兄背后，离远些，淫贼身上零碎暗器必多。”胜英乃久经大敌之人，留神追赶。贼人故意脚底下走得慢，胜爷离贼人丈数来远，反背抬胳膊，一拢簧，“嘎叭”一声响，放出一支袖箭，直取胜爷哽嗓咽喉。胜爷一顺身，左手抄袖箭。贼人趁势左手一镖，直奔胜爷心口窝打来。胜爷再一翻身，右手接镖，两支暗器俱为接住。胜爷将袖箭掷在地下，右手一掂此镖的分两，足够一斤重，原来是我胜家所传。遂将髯大笑道：“娃娃，圣人口口，别卖百家姓。连教给你那个人，大概不如我多多矣。”贼人一见，胆裂魂飞：“逆拳脚，连摔我三个筋斗；发两支暗器，俱被他接去。别贪恋楼上的姑娘啦，吃饭的家伙要紧！”把这淫贼贪淫好欲之心，吓得赶于东洋大海去了。贼人直奔西花墙，跃墙而走。

胜爷说道：“丁贤弟，要追他，别打他跃墙而过的地方追赶。你往南跃墙，我往北跃墙，恐怕贼人在墙外暗算。”二老者跃墙而过，由西首胡同，出南口乃是周家屯大街。往西看，一道白线，跃西庄门上而出。二老者也跃西庄门上，追出周家村，眼看一道白线直奔西逃走，二老者从后面追赶。恶贼慌忙忙如丧家之犬，急速如漏网之鱼，工夫不大，追出二十余里。忽然间贼人止住脚步，转身面朝东，冲着胜爷冷笑道：“白胡子老儿，你再追来追赶？”胜爷纳闷，为何贼人回头冷笑呢？长身躯往西观看，离贼人西边不远，波浪滔滔，银蛇乱窜，原来是镇江府的江岔子。“啊？前边波浪滔滔，后边我等追赶，贼人反作狂笑，必然此贼会水吧？”追至近前，贼人纵身跳下水去，在江中踩着水，点手叫道：“老儿下水来，比赛输赢！逆拳脚小太爷不是你的敌手，暗器也未打中于你，水面比赛输赢。”胜爷解背后小包裹，内有油子包裹一个，内有水衣水靠。因夜探二郎山，那山西连镇江大江，胜爷由丁家店起身时，把水靠带来。油绸子包裹一抖，铺在河坡，要换水靠。丁桂芳说道：“三哥，我由家中带来水靠了，我下水拿贼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不必，在旱地上，他一脚踢你一个筋斗，一拳砸你个咕咚，你练武的身子强壮，不至于受伤。水面上万一失脚，就有性命之忧。”说着话，胜爷坐在油绸子包袱之上，撇去鸭尾巾。青缎子纳帮靴子，撇刀，解镖囊，油绸子绢帕包头，外罩月牙分水莲子箍，下身三通叉口鱼皮套，分水裙，上身水靠，十字扣绷分水巾，包耳护取软虎壳脑，分水裙下压镖囊，绷着鱼鳞紫金刀。收拾好了零碎，抬了抬胳膊，活了活腿，没有棚落地方，三道鹿筋绷脖领，三道鹿筋抬袖箍，使水不能灌入。胜爷跃身，金蝉脱壳，头朝下，二足向上，手掌一劈水，跳在江内。

此时贼人离岸五七丈远，胜爷破风踏浪，离着贼人相近。贼人借月色一看，老儿水性在我以上，使刀不能赢他，非使我独门一家水面家伙不可。一提短靠，由腰中皮套之内，取出一对兵刃，在水面往两下一分，水滴溜溜打了两个漩。此兵刃长七寸七，有三环套月，倒竖蛾眉针。水面使短家伙，自然得力。胜爷一看，贼人打的那支镖，我已接住没抛，带于囊中，知道是我本门之人，不知哪一位相传？此时贼人亮出兵刃，才知是那一位所传。有心将他杀死江中，我那个师弟甚傲情，怕他死无对证。大概此子未出师，找着教给他本事的那个人质对明白，再杀不迟。胜爷叫道：“小冤家，我有心把你杀在长江之中，怕你们家大人强辞夺理。我把你的传授那个人找着，质对明白，再杀你不迟。”贼人说道：“老儿不要倚老卖老，你要认识我这一对家伙，你方为高明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我知此家伙之时，教给你那个人还年轻呢！此名叫作三环套月避水阙。”贼人心中说道：“这对家伙非本姓不传，我拜我的老师为义父，许其养老送终，扛幡哭灵，为何老儿知道呢？啊，也许年老多知事，我且问老儿姓什名谁。”想罢，贼人大声叫道：“嗨，老儿通上来，小太爷手下不死无名之鬼。”胜爷闻听，哈哈笑道：“小冤家，你要问我名姓，说出来我的名姓，吓破你的狗胆！”贼人冷笑道：“小太爷不怕，你姓什名谁吧？快快说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踩水站稳些。老夫姓胜名英，字子川，号为神镖将。”贼人水面一个冷战，颜色更变，浑身立抖，战战兢兢。战战是惊惧，兢兢是恐惧。“嘎呀”一声，遂将身形往水内一缩，欲借水遁逃走。可惜这一身白云缎的短靠，三盖的五福捧寿花蝴蝶，二色俱都娇艳，往后要不将此衣更换，蓝的也不蓝啦，白的也不白啦，简直就成了雪青的啦。

胜英踏水登岸，丁爷气愤：“为何胜三哥不拿住他呢？”胜爷叫道：“丁贤弟，适才在那周宅，他打我一袖箭、一镖，我暗将他的那支镖用手一搭，此镖的分量足够一斤重，所以我才知道他是本门之人。在水面他又亮出一对三环套月避水刚，即知此贼乃是我之师弟所传。我那师弟……”胜爷说到这里，咬牙道：“此人太短见，说话不让人，行事不让人，太矫情之甚。如要将他杀死在长江之中，日后见面，我要提起此事，我之师弟必狡辩此事。再者死后无凭，您说他杀死二人，何以凭呢？谅此贼人未出师傅门户，离此必不远，我容淫贼三五天，面见我那师弟对质明白。我弟兄有二十余年过节，当面对明，再杀不迟。因何贼人惧怕逃走呢？我上三门有规矩，如收徒弟之时，方近者，师伯、师叔、师兄、师弟、徒弟、徒侄，摆上酒席，分次序后，师傅言明：我收你为门下，门户之中规矩，头一宗先给一朵菊花。如戴头巾，系于顶门之上；如不戴头巾，带于兜囊之中。门户之中头一宗：‘戴花不采花，采花不戴花。如若戴花再采花，人人都可杀。’不论师叔、师伯、徒侄、师祖，人人都可杀，死在乱刃下。如若杀死之后，采花之人有家眷人口，大众供养。”您道那胜三爷是上三门门户之首领，因此贼人魂飞魄散，借水遁逃走。丁爷问道：“他是何人的门徒呢？”胜爷答道：“你我弟兄初次相交，我门中之事，家丑不对外人言。贤弟，俗语说，要正人先正己，扫不尽自己门前之雪，焉能管他人瓦上之霜？我先清理门户，暂不到二郎山救被抢的少妇，再说那少妇已然惊吓成病，卧床不起，大概不致失落贞节。我先清理我之门户，然后再救那被抢之人。正是，要叫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我要先打二郎山，贼人若质问我，许你们采花杀人，难道说不许我们抢行路之妇吗？那时候愚兄何言对答？所以我先清理门户。三两天贤弟必有耳闻。”丁桂芳听胜爷说话直爽，不敢再往下问。胜爷说道：“天气不早啦，愚兄由贤弟店中来时，三太他们不知。”丁爷说道：“我打家中出来，您弟妇与您小侄他们也是不知。我在书房安歇，我来时并未与他们言讲。”

说话之间，胜爷撤去水靠，换上短打衣服，将水靠折叠已毕，背后背刀，肋下系镖囊，将零碎东西包好，二老者回归飞龙镇而来。及至鸡鸣犬吠，东方发亮，二位进了南镇店口。胜爷道：“贤弟，你打宅院来，你仍回宅院而去。愚兄由三合店而来，我仍回三合店去。我们行侠仗义之人，不现本来形色。”说罢，胜爷回归三合店北跨院，丁爷他回家去了。胜三爷穿房跃脊，滚脊爬坡，进了三合店北跨院，天才东方闪亮。临行之时，由外边将双隔扇倒掩，回来用右肩头将隔扇一推，隔扇大开，由里边又将隔扇对严。往东间青布帘外侧耳一听，黄三太、李煜等尚在酣睡之间。又在西暗间青布帘外侧耳一听，杨香五等也在酣睡之际；惟有金头虎贾明呼声震耳，尚且说梦语，骂道：“拿贼！拿贼！为何抢人家小媳妇？”胜爷哑然笑道：“他们年轻，不达时务，官面拿贼，还得有赃有证。我们打抱不平，如不见赃证，如何进山拿贼？”

胜爷在明间小铜床上打坐盹睡，忽一小觉，睡醒来看，窗纸已上见太阳，大约日上三竿。胜爷心说：“三太等总得什么时候经心，老夫探二郎山，又拿采花淫贼，多少事情，他们尚在酣睡。”胜爷想罢，遂咳嗽两声，东暗间房惊醒三太，叫茂龙、李煜等：“快醒醒，天不早啦。”西暗房杨香五叫欧阳德、邱成、贾明等：“醒醒，醒醒。”惟有金头虎贾明，吃饭不知饥和饱，睡觉不知晚和早，浑浊猛愣，尚且还是一个劲的睡。他与杨香五玩笑，杨香五抽他两个嘴巴子，傻小子翻了个身，说道：“喝，好大跳蚤。”仍然还是睡。杨香五知道他是金钟罩，傻小子就怕揉鼻子，揪耳朵。杨香五一揉他鼻子，揪他耳朵，傻小子才醒，遂叫道：“杨香五小子，为什么睡觉你还不安定啊？闹什么毛病呀？”杨香五说道：“你看窗户影上太阳，天气不早啦，我师傅在外间屋中咳嗽哪。”傻小子喊道：“欧阳德、邱成、杨香五、张凯，快起！怎么还睡呀？”翻身下床，来到明间屋中叫道：“胜三伯，他们睡着了，叫不起来。”胜爷在外间屋早听明白，傻小子是卖乖，胜爷也不理他。

黄三太等开门，店家有规矩，店中伙计见客人起来，当即给收拾屋子，打净面水、漱口水，烹茶等。三太给胜爷倒了一杯茶。胜爷喝着茶，问道：“邱成，你天伦弟兄三人，俱跟我莫逆之交，大约有五七年都未曾相见。”邱成两眼含泪，说道：“胜老伯父，我天伦跟您行侠仗义十数余年，不知因何削去头发，身入空门，出家为僧，现今不知下落。”胜爷捋髯一笑：“我之贤弟看破红尘，出家为僧，逍遥自在。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不如出家乐清闲。虽然不能成佛作祖，耳不听干戈心不烦，也算知己知彼，真乃大英雄也。你二叔呢？”邱成说道：“也跟您创立多年，如今在宣化府玄豹山，开垦种地，隐于林下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一百二十行，莫如庄农当先，土内求食，年头收成，粮食筑成囤，仓房满满当当，也为知进知退，真乃达于时务者。你三叔呢？”邱成黄眼珠一转，因幼年黄眼珠，到后文《彭公案》上，在北京六必居，康熙万岁御口钦封，报应金眼雕是也。邱成暗想：大清早晨背家谱？我胜三大伯黑夜之间爱走黑道，我三叔离此不远，铺着把势场，传了十数个徒弟，俱学的是高来高去，夜行之术。我想年轻之人，有品行不端者，做下无礼之事，叫我胜三大伯看见。我要说明我三叔之住处，我三叔担架不起。不如我闭门不管窗外月，吩咐梅花自主张，一问三不知，神仙怪也没有不是。遂说道：“我那三叔跟您至友之交，闯荡江湖多年，不是在南七省，就是在北六省，背插钢刀，浪迹天涯，我不知在于何处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昨晚夜探二郎山回来，见一穿白衣之贼，我与店主人，即你那丁叔父，追下穿白衣之贼。到了某某宦家楼上，此贼在楼内采花，亮刀威吓。丁爷在楼窗外把贼人叫下楼来。贼人色胆大如天，与老夫比较拳脚，老夫摔下贼人三个筋斗。贼人假意败走，老夫后面追赶，他反背就给老夫一镖一袖箭，俱被老夫接住。我一掂此镖，足够一斤重，心想此贼必是咱本门之人。后来追到江边，贼人下水逞能，老夫下水拿他，他亮出一对三环套月避水刚，我知道是你们邱家门上之人。如今邱氏门中，都要失传此等家伙了，非邱家无有此物。你不学水，眼看失传，老夫见此家伙，必是你邱家的子弟。适才我看此镖上，有你叔父名字，必是你三叔所传。你看此镖，镖上刻着邱班二字。你三叔不识字，教这样的徒弟，贤愚不分，徒弟做此伤天害理之事，污辱上三门，败坏我一世英名，这是你三叔干的好事。”邱成说道：“三伯，我跟杨香五



等在店中睡觉,我不知道哇。”

胜爷怒气未息,听外边有脚步声,咳嗽一声。问道:“胜三哥起来了么?”胜爷站起身,原来是丁桂芳。丁爷见面,遂说道:“胜三哥,小弟惭愧惭愧。”胜爷说道:“贤弟,为我受累,愚兄感谢不尽。”二位落座吃茶,丁爷说道:“我方才告诉灶上厨师傅,预备两桌酒席。”说着话,酒席摆上。二老者入座,酒至半酣,胜爷说道:“丁贤弟,你是武学的高明,又是本处之人,我动问动问,有个朋友,也是武举之人,此人姓邱名琰,人称入地昆仑,贤弟可认识此人吗?”丁桂芳说道:“胜三哥,此人铺把势场,大大有名的。离着飞龙镇十五六里之遥,是铺把势场的师傅,此村改为侠义庄,所教弟子十余名,俱是艺业精奇,高来高去,水旱两路,大有名声。”邱成黄眼珠乱转,心中暗道:“我没敢说出,他都说了。”胜爷说道:“昨天采花之人,应是邱三之弟子。我先奔侠义庄,清理门户,后打二郎山,再救那被抢少妇不迟。”

饭毕,胜老者站起身,要大闹侠义庄,捉拿采花淫贼。丁爷告辞走后,三太看胜爷面带怒容,遂说道:“老师,您许下给范老者找女儿,莫若咱先到二郎山,救被抢的少妇,使他父女相见,夫妻团圆;然后再到侠义庄,您与我邱三叔,有什么事再办不迟。”胜爷听罢,说道:“正人先正己,不要多言。”三太不敢往下再言语,遂出了北跨院,直奔柜房,算店饭钱。柜上先生说:“胜老达官爷,您是高明之人,请看账本。我们敝东人不成敬意,昨天晚上,今天早晨,店饭银共合十两零六钱,连酒钱,我敝东亲笔写账,取您店饭银连同酒钱在内,共合收纹银十二两,已经由我东人支付纹银十二两。”胜爷看罢,微笑而笑:“贵东人交朋好友,太至诚了,替我胜英谢过。”先生说:“还有一件事。”遂打开银柜,拿出四包散碎银两,说:“这是散碎白银二百两,我们敝东人与众位达官爷不成敬意,你各位买酒不醉,吃饭不饱,作为喝杯茶,你们众位爷们作为零用,我敝东人略表寸心。”胜爷说:“店饭银我已经抗啦,请替胜英道谢。惟有这二百两纹银,我们由打镖局出来时,带的盘费甚多,原银璧回。”胜爷又叫三太:“拿二十两银子给掌柜,灶上及众位伙计们酒钱,如其不受,可是嫌少?”柜上先生一看胜爷直言豪爽,说:“伙计们,胜爷给二十两银子酒钱。”众伙计谢过不提。可见,光棍走道钱引路,平常宿膳酒钱也就是几钱银子。掌柜同众伙计等道:“胜爷要由此处经过,您千万可进来。”胜爷说:“我如打此处经过时,我必前来探望大家。”

胜爷与店中众人客气一番,遂率众人出离南镇店口,直奔侠义庄。逢人遂向侠义庄的路径,走有十余里,到了侠义庄西庄口,见村西有松林一片,村前有倒栽垂杨金钱柳,房屋整齐,道路平坦。胜爷说:“三太,每逢大人物,先要整理村房。凡遇邻近房屋,有破坏不堪,无力修补者,必量力资助之。这是大人物的行为,为的是高亲贵友,从远方所来之人,看着雅观。”胜爷说着话,率众进了松林丛中,说:“你们小弟兄进村中,打听邱三爷把势场在哪个门户。”傻小子金头虎贾明说道:“我去。”胜爷说:“不要造次,此人比你天伦岁数长,是你邱三大伯,可不许造次。”傻小子说:“不造次。”遂进了村口。见一拾粪的老者,傻小子绕在拾粪老者身后,把粪筐一托,扣在老者头上。好在是方拾的三滩骡马粪,扣了老者一身。那老者大怒,说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傻英雄说:“借光借光。”老者说:“有这样借光的吗?弄我一身。幸亏是骡马粪,这要是人类有多脏啊?”傻小子说道:“老头别着急。百里不同风,吾们那村问拾粪的话,非扣在脑袋上不是规矩。”老者问道:“你是什么村的?”傻小子说:“我是哥姑村的。”老头问:“哥姑村归那县管呢?”傻小子说:“棉花线管。”老头说:“你问什么吧?”傻小子说:“我打探一个人,有个铺把势场的小子,叫邱三,在哪儿住哇?”老者说:“你别是个半疯吧?你敢叫邱三?我们本村绅董秀士、举贡生员,都称邱三爷,凭你这个长像就敢大声喊叫邱三?幸亏问到小老儿我的身上,如果你要问到邱三爷的徒弟身上,岂不是一顿暴打?”傻小子说:“喝,好厉害家伙。不问啦!”遂转身就走。老者一想,这是个半疯之人,回家洗洗衣服,庄稼人能忍能耐。傻小子心中思索着,打冲天杵从里往外冒汗,心说:“我给两个老头拴个对,俩人要动手打起来,我抱邱三的腿。”傻小子遂进松林,胜爷见傻小子回来,遂问道:“你可曾打听明白?”傻小子说:“好厉害家伙,我进村见一老者,过去作揖,那老者说:‘你问什么事?’我说:‘问铺把势场的邱三在哪个门口住?’老者说:‘你活得不耐烦了?我们称呼邱三太爷,打个喷嚏,我们这村不敢吃饭。如看见谁家大姑娘小媳妇长得俊美,三太爷要说这姑娘媳妇长得不错,本主就得给邱三太爷送到家去。要看见谁家房舍盖得是样,本房主将房契就得给送去,还得说:三太爷,这房归您吧。如看见谁家田地长的庄稼好,三太爷说这块地真长好庄稼,本主就得赶快将地契给三太爷送去。为什么得给他送去呢?如若不送,就杀人放火。好厉害啦!抢男霸女,霸占人家少妇儿女,房产事业,岂不是万恶滔天?”

胜爷听罢,当时不悦,一捋银髯,说道:“邱三因何老不知自爱?”又一想:“他年青之时,很是仁义之人哪,上了年岁倒这般万恶?”又一想:“傻小子说话不实。”邱成在一旁拿黄眼珠瞪傻小子,说道:“你真把我们爷们改透啦,如无此事,我定然不能饶你。”胜爷说道:“带银子钱带少啦,带话带多啦。我为何不进村庄,自己访问呢?”遂消释怒气,叫道:“三太随我来。”

胜爷说着话,已经进了村口。到村子当中一看,座北大门,一汪清水的房舍,均是磨砖对缝,大门道内,影壁前设摆大刀阔斧等各样的兵刃。胜爷遂走进大门,一看座东的门房挂青布单门帘,胜爷问道:“门房有人吗?”门帘起处,已然答道:“有哇,你找谁呀?”胜爷观看此人,年在三十余岁,黄白的脸面,头戴青布随风倒,青皂布大髻,青皂布靴子,很和气的。胜爷心中思索:“如要是恶霸之从人,必是立目横眉呀,看此人很和善。”胜爷遂问道:“贵上人性邱吗?”此人答道:“不错不错。”胜爷说道:“这是邱三太爷的宅院吗?”此人说道:“不敢当,不敢当。我家主人,人称邱三爷,原本是乡邻抬爱,太爷二字实在担不起。”胜爷说道:“你贵姓啊?”那家人答道:“在下姓计,名叫永强。”胜爷又问:“邱三太爷在家吗?”那人答道:“在家呢。”胜爷说道:“劳驾,您给回禀一声吧。三太爷高兴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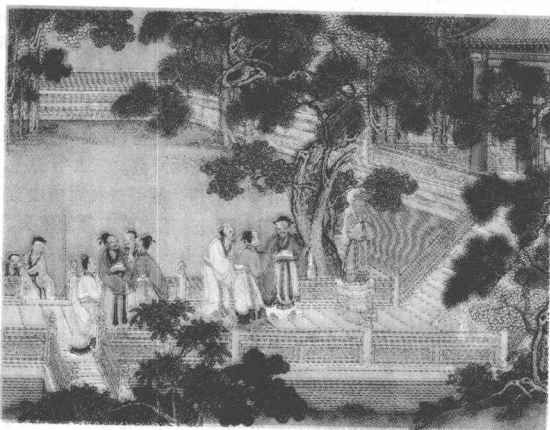
我师徒拜见；邱三太爷如不高兴，我们师徒改日再来叩拜。”家人问道：“你老人家贵姓高名啊？”胜爷说道：“在下姓胜，小名胜英。”那家人一听，过来请安：“原来是胜老师伯。我在门房看门，带学徒，实有师生之义，我老师时常赞老伯父，与我恩师情同骨肉，胜似手足，还用什回禀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不用多话，三太爷如若不高兴，改日登门叩拜。”计永强不知其中之事，说道：“胜三大伯，这是跟何人生气啦？”转身回到二道院把势房，说道：“老师，你朝思暮想，时常惦记的我的胜三大伯来了，不知跟何人怄气，面带怒容。”邱三爷说道：“你这孺子，初逢乍见，嗔怪长者。你胜三伯是正面的人物，还跟你递个和气吗？送你几两银子门包，拿点花销哇？孺子真乃无知，叫你师兄弟大众，随我迎请你胜三伯父。”邱三爷率领众徒弟等迎接出去。到了大门口，一看胜爷面带不悦之容，仰面朝上。邱三爷赶紧进前，提大鳌磕膝点地请安，叫道：“胜三哥一向可好，别来无恙？小弟不知，未得远迎，老恩兄当面恕过。”胜三爷硬着心肠，假为不知，回头叫三太，说道：“三太爷的府第全是细磨的房屋，门道的柱石都雕刻花活，左边是喜鹊登枝，右边是万福流云。”邱三爷闻听一愣，心中暗道：我与我胜三哥八九年来未曾相见，未行大礼，故此见怪，遂跪在胜爷面前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，小弟邱瑛叩头下拜！”胜爷回头叫三太，说道：“你看三太爷的府第，修造的太阔呀！你看门道内椽子，都是松柏大漆漆的。”三太在胜爷背后居心不忍，心说：“我师傅乃是心慈面善之人，请安不答，磕头又假为不知。”黄三太遂说道：“老恩师，我三叔给你行礼磕头哪。”胜爷心中暗想：“三太已面软心慈了，久后此子必要露脸。一个大活人在我眼前跪着，我焉有看不见之理？”胜爷低头假意观看：“哎呀！原来是三太爷！胜英担待不起。邱三太爷，损了胜英的寿数。三太爷请起。”邱三老不知内中之事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，有话家里说吧。”随着弟兄携手，让到二道院把势房。胜爷观看后檐墙有条案一张，前面摆设八仙桌，当中太师椅两张，二老者并肩而坐。胜爷叫道：“你们大家过来给我胜老师伯磕头。”胜爷观看，丑俊胖瘦不一，连看门的计永强，整十数名，跪倒磕头拜见。胜爷半礼相还，说道：“邱三太爷的高徒，我胜英担待不起。三太、香五、李煜、茂龙等，给你邱三叔叩头。这是咱上三门增光长脸，给你我整理门户的邱三叔磕头。”惟有邱成不与大众一同叩拜，皆因他们是亲叔侄，另行拜见叔父。邱三爷半礼相还：“众位达官，这样抬爱，实是不敢当。”行礼已毕，从人献香茗茶水。邱三爷道：“胜三哥，你骂完了没有？小弟要有小过处，当面唾我；如有大过处，你责打于我。我要脸面一红，我邱瑛就算忘恩负义！我你弟兄孩童起首，八拜结交，你又收我为师弟，弟之武学，满为恩兄所授，发财致富，扬名露脸，都是由恩兄身上所起，为何你辱骂我三太爷？这叫什么称呼？”

邱三爷说着话，眼含痛泪。胜爷说道：“三弟，你教了多少露脸出色的高徒？”邱三爷才知道，原来是因为徒弟招惹的是非。老弟兄二人说着话，门房的计永强已经回门房去。邱三爷真是光棍一点就透，知道是徒弟惹祸，说道：“老恩兄，我所传者，在本场有十余人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啊？这话说得不对，十几个，究竟是多少？十八九个，也是十数个；八九个，也是十数个。有准数目没有呢？”邱三爷说道：“有十一个徒弟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适才与我行礼十个人。你那个徒弟呢？必是资格重，程度高，为何我没有看见呢？”邱瑛说道：“那一个不但是徒弟，尚且是小弟的义子螟蛉。”胜爷问他姓什么呢？邱三爷道：“姓高，名叫双青，绰号玉面豺狼。”胜爷捋髯一笑：“你这个义子，外号可高明。玉面豺狼，哪里去找红粉佳人去吗？”邱三爷道：“此孩爱穿白素的衣服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对啦，我就是找他来啦。”邱三爷说道：“此子由去年，我看他神色不正，把他驱出门外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也倒罢了。”老英雄伸手由兜囊中，取出一支镖来，说道：“三弟，请看此镖。”邱瑛接在手中一看，镖上刻着“邱瑛”二字，说道：“三哥，这是我的镖哇。”胜爷说道：“你的镖因何他用呢？你不是已经将他逐出门外了吗？”邱三爷说道：“临行之时，他把我的镖由兜囊之中窃去。”胜爷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我昨夜夜间，住在飞龙镇丁家店，夜探二郎山，见有一道白线，鹿伏鹤行，我与店主人丁桂芳追下穿白之贼人。他到了某某村中，蹿房跃脊，在某宦家楼上，拨门撬户，进了楼房之内，戏谑小姐。那小姐九烈三贞，宁死不从，贼人因奸不允，持刀威吓，要刀杀人命。我与丁桂芳，在窗户外叫他，我与淫贼楼下动手，我踢了他三个筋斗，他才逃跑。恩兄与丁桂芳后面追赶，贼人反背，左手一袖箭，右手一镖，被我全都接住。用手一掂，镖够一斤重，才知道乃是本门之人，但不知是哪一位弟兄门徒。又追到长江边，贼人跳入水去。恩兄下水拿他，那贼亮出三环套月避水瓢，我才是你邱氏弟兄所传。像他这样徒弟，非奸女子则淫妇人，刀杀人命，人人痛恨。常言说，未曾寻及徒弟先问师傅。我想人生在世，俱是父精母血，谁无父母？谁无妻子？像他这种徒弟，与你我门户实有碍，人家要是辱骂是哪一门之人，我这个岁数，不能叫人家辱骂。你快把高双青献将出来，如隐匿不献，我要亮刀。”邱三爷说道：“莫非你要杀害小弟吗？”胜爷说道：“我跟你八拜结交，金兰之好，我焉能杀害于你？我跟你割袍断义，划地绝交，我然后再拿那采花淫贼，碎尸万段。”二老者正谈至此处，邱三爷心中不觉有些溺爱不明之意，遂说道：“老恩兄莫要着急，我明天帮你捉拿于他。”

话言未了，只见门房的计永强前来说道：“老当家的，我师弟高双青回来了。”邱三爷闻听，对着计永强以袍袖遮面，暗打手势，意在令其逃跑。计永强错会意啦，心中暗想：“我们老当家说话，向来声音嘹亮干脆，今天怎么指手画脚呢？莫不是嫌我说的声音不清？”想罢，复又大声说道：“老当家的，我师弟高双青出门去了四五天，你不是派人找他吗？今天回来连大衣裳都没啦。”胜爷在旁捋髯一笑：“三弟别瞒着啦，叫他进来吧。”邱三爷无奈，叫永强：“唤你师弟高双青进来。”工夫不甚大，恶淫贼高双青走进。只见那高双青身上衣服变色，白云缎短靠也不白啦，三蓝五福捧寿的花蝴蝶也不蓝啦，因在水中缩蒙之时叫水泡的。可是背后还插着钢刀，肋下衬镖囊。胜爷一看，捋银髯，打开小包袱，亮鱼鳞紫金刀，要捉拿采花贼。邱三爷控背躬身，叫道：“胜三哥，你先高抬贵手。”又叫道：“双青，给你师伯磕头！”您道，那采花贼因何来迟呢？因为借水中逃走，在河沿上晒晒衣服，因此来迟。这一见面，听他义父吩咐，仰面一看，在他义父上垂手，坐定一位银髯老者；在东边站立十数余人，内有梳

着一个冲天杵小辫的矮胖子，跟一个戴马尾透风巾、瘦小枯干的人，指手画脚，说道：“这小子来啦！这小子来啦！”恶淫贼心中思索：“这不定是哪路的保镖的由此经过，拜望我们爷们来啦，我义父给我介绍，不得不不见。”遂提腰围子，跪在胜爷面前，叫道：“老伯父，高双青拜见。”老英雄一见淫贼行礼，站起身躯，右手扶着八仙桌，左手捋银髯，虎目圆睁，剑眉倒竖，向下问道：“你可认识我吗？”淫贼说道：“我不认识，不知您是哪路保镖的？我没有保过镖。”胜爷闻听说道：“怎么你不认识我呢？昨天你在宦家楼上威逼小姐，因奸不允，你要刀伤人命，老夫将你叫下楼来动手，老夫摔了你三个筋斗。你跃墙而逃，老夫在后面追赶，你暗算老夫，施放袖箭，继之以镖，老夫接袖箭，抄金镖，你吓得望影而逃。前有横江一道，你跃入水中，在水中与老夫卖乖，并且掏出三环套月避水闸，对老夫示威，并问老夫的姓名。怎么着你又不认识了？老夫就是昨天在水中对你报名的那个神镖将，姓胜名英，字子川。哈哈！今天你不认识老夫了？”

贼人闻听，颜色更变，浑身立抖。他跟胜爷用了个喜怒忧思悲恐惊，眼珠子一转，两眼假意垂泪，说道：“胜老伯父，我昨天多贪几杯水酒，酒后无德，做出那样伤天害理之事。胜老伯父，恕过小侄男这一次，我知过必改，得恩莫忘。”胜爷说道：“有人传说侠义庄飞龙镇方近处，因有奸淫不允、刀杀命案两条。老夫闻有此事，所以够奔前来，访问此处。杀命之人，我略知八九，你诚心改过，吐露实情，说明诚心改过，我饶恕你这条性命；如口是心非，定然不能饶恕。”列位，皆因在宦家楼上，他与姑娘发威，无心中之话，胜爷早已听了个明白。恶贼心中乱跳，皆因屈死冤魂缠绕，此时不知身在何处，一闭眼间，见有守节寡妇姑娘，面前索命。此系屈死冤魂不散，因此贼人心中突突的乱跳不息。贼人



心说，也许胜英来访已情，哪想头一次就遇见胜英啊？当时贼人把素日的灵机巧辩俱已忘却，遂口称：“胜老伯父，我由打去年十八岁，见少妇长女，心中所爱，不敢动手。今年正月元旦佳节，逛灯的年轻少妇长女甚多，我见一美貌女子十分俊俏，我遂跟在她的后面，姑娘逛灯回家，我认准了她家的门户，后半夜拨门撬户，进了姑娘房中，求其欢乐，姑娘大声喊叫，小侄男一怒，持刀威吓，忽然间手起刀落，姑娘头尸两分。前几天清明佳节，上坟烧纸的少妇长女甚多，侄小男在郊外游玩，见一妇人身穿重孝，在坟茔之中哭得甚痛，小侄男远远窥望，等他烧纸已毕，随后跟她到了某某村庄，记准门户，等到夜间入她卧室，追欢取乐，不但寡妇不从，尚且破口大骂。小侄男举刀威吓，谁知刀快，一挨脖颈，寡妇头尸两分。又周家屯，这是第三案。小侄男从今以后改过，伯父饶恕我吧！小侄男从今以后，再不敢作伤天害理之事。”胜爷说道：“邱三弟，你可曾听见吗？”邱三爷暗中着急，跺脚捶胸道：“你比府县衙门画供还厉害呀！”胜爷说道：“邱三弟，你义子已刀杀三命。第三案，如愚兄与丁桂芳不到宦家楼上，九烈三贞的小姐性命休矣。一命抵一命，你有什么话说？”邱三爷溺爱不明，年老惜子，遂说道：“胜三哥，你面软心慈，留他一条活命，把他双腿折断，我养他残废罢了。”

胜爷说道：“邱三弟，你可曾记得，你弟兄二十年的过节？想当初我弟兄八人在逢虎山，啗中指，歃血为盟，吾之大拜兄镇九江屠黎，二拜兄火德真君孔华阳，愚兄胜英排行在三，四弟神刀将李刚，五弟山西庄家华谦字子阮，六弟登山豹子杨义臣，七弟钻云太保贾斌久，八弟展翅蝴蝶银面鬼秦天豹。山上大旗一面，上书四个大字‘替天行道’，学梁山宋江及时雨之故事。派喽卒下山踩探，如有赃官、劣绅、土豪、恶霸，即当除之。踩盘子喽卒回山报告，有某赃官刮尽地皮，酷害良民，与那闯王李自成勾手，陷城卖国，卸任回籍，要打常松林经过，乃是此山必由之路。我们弟兄哪一位去劫这一批赃银，劫来亦好周济旱潦不收之难民。那时节奏秦八爷挺身而出，说道：‘小弟愿往。’遂带喽卒二百余名下山，在常松林等候。等到赃官到此，金银十数车，后边有驮轿等。秦八爷迎头拦住，要买路金银。赃官呼唤：‘护院之人，将强人拿住！’秦八爷武艺超群，将护院之人打走。赃官破口大骂：‘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白昼间敢劫国家官吏？’秦天豹八爷大怒，亮钢刀，要刀刀斩尽，人人诛绝，杀赃官十三口。后面有驮轿一乘，内坐一美人，乃是赃官之侧室，苦苦哀求，说道：‘好汉爷，我并非赃官之妻妾，也非用钱买来的侧室，乃是赃官霸抢。望好汉爷施侧隐之心，饶恕奴之性命，我情愿给好汉爷铺床叠被。’秦八爷看此妇人千娇百媚，不忍杀害，遂将十数车金银，提出三千两银子，在乡村典房一所，作为外宅。又将十数车金银压回逢虎山，我们弟兄八个，共点清数目，封锁起来。这项金银，专待等旱潦不收之年，周济被大水所淹之难民，方为杀富济贫。秦八爷或在逢虎山住几日，或在外宅住几日，我们七位弟兄不知道。忽然一日，三弟你到逢虎山，想与他们几位并非至交，愚兄设摆酒席款待于你，我弟兄八个俱在酒席筵前。你说话，一点情面不留，你在酒席筵前叫道：胜三哥，把逢虎山大旗撤去，我们另改字号，‘替天行道’改为‘伤天害理’。愚兄问道：‘你何出此言？’你说：‘杀赃官，因他刮尽地皮，酷害良民，勾串闯王李自成造反，一气同谋。杀他一家老少十三口，为何把赃官的姨奶奶霸为外宅？你们比赃官恶之多多矣。’愚兄当时问你：‘哪位做的此事？’你说秦八爷所为。我在酒席筵前问道：‘八爷秦天豹，